

搭一座通往“无声世界”的桥梁

——南汇监狱特色教育手语团队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

今年9月27日是第63个国际聋人节，作为世界聋人联合会的一分子，我国一直致力于活跃聋人生活，支持残疾人事业，呼吁社会关心、关注聋人群体。但大多数普通人鲜有机会与聋人群体接触，很难理解在无声的世界里，不能用语言与他人沟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，更无法想象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听不见、说不出、写不了的他们该怎么交流？而这些，却是上海市南汇监狱民警要面对和解决的。

在南汇监狱，就有这样一个团队，他们自编教材学习手语，自创了80多个监管专业用语，还将手语课程作为新警“必修课”，为的就是架起一座能走进聋哑服刑人员“无声世界”的桥梁。



手语团队民警在社会活动中通过小品展示监狱工作

南汇监狱供图

他们是边缘中的边缘

从 2007 年 7 月起正式收押服刑人员的南汇监狱，是上海首家集中收押老病残服刑人员，并与大型监狱医院合并建设的监狱，关押的残疾服刑人员中就有存在听力障碍的服刑者。

“聋人群体在社会上本就是少数，能与他们交流的人不多，到监狱后，他们更成了边缘中的边缘，能和他们沟通的人更少了，一定程度上也成了‘盲区’。”“60后”的南江监狱民警颜晓红是监狱手语团队的“兼职教官”，她告诉记者，早些年，会手语的监狱民警不多，她是其中之一。

颜晓红大学学的是理工科，会“跨界”成为监狱民警，正是因为手语这个特长。

颜晓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进了一家轮椅厂工作，工厂里就有聋哑人。由于工作需要，颜晓红必须与聋哑同事沟通。正是与聋哑同事的相处中，颜晓红学会了一些日常手语。后来，颜晓红所在的工厂倒闭，想另寻工作的颜晓红恰巧看到上海市女子监狱招聘的信息。

当时，南汇监狱尚未成立，女子监狱还关押有聋哑残疾服刑人员。因为监管需要，监狱想招聘有手语特长的人。各方面素质都具备且会手语的颜晓红就这样通过考试，成为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。

不过颜晓红原本会的手语都是自学的，而且多是一些基础日常用语，为了在工作中更专业地应用手语，颜晓红又想想方设法寻找手语老师，自发接受了正式手语培训。南汇监狱成立后，有手语特长的她“转移战场”，到南汇监狱工作，当时与聋哑服刑人员沟通的任务大都由她完成。

每次开会、讲评，民警对所有服刑人员讲一遍，再由颜晓红对聋哑服刑人员“讲”一遍，充分保证聋哑服刑人员能“听见”。

尽管聋哑服刑人员有问题时可通过颜晓红“翻译”，但还是会出现沟通不及时的情况。“因为有些聋哑服刑人员已经习惯性地不愿意表达。”颜晓红回忆，“曾经就有一名聋人服刑人员不慎滑倒，但他却忍着不说。后来，还是民警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带他去就诊才发现有骨折问题。幸好因为发现及时，这位服刑人员没有留下后遗症。”

随着监狱工作的发展，南汇监狱更加重视聋哑服刑人员的监管工作。不能让语言成为民警与服刑人员之间的“隔阂”。2011年底，监狱决定培养一支会手语的民警团队。

“我接触过的不少聋哑人员，因为自身缺陷，他们比较自卑、敏感，但同时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，眼睛特别‘亮’，他们也想证明自己，所以很热心。”颜晓红介绍，不同于许多人对聋哑人“不愿沟通”的误会，聋哑人是想沟通的，只是受到了限制，“手语就是桥梁，能走近边缘的他们，有机会把他们带回正轨。”

就这样，2012年3月，南汇监狱特色教育手语民警团队成立。10名年纪较轻，学习能力较强，对手语感兴趣，且监区中有聋哑服刑人员的民警通过自愿报名成为团队成员。颜晓红则成了团队里的“老师”。

手把手教手语，参加聋哑人协会的活动，与聋哑人面对面练习手语，回监区与聋哑服刑人员交流……手语团队成员就这样一点点打开了“无声世界”的大门，他们发现用手语与聋哑服刑人员交流后，不但更多了解了服刑人员的真实想法与情况，有利于监管工作开展，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。

对此，手语团队成员、南汇监狱民警周天深有感触。

“不少聋哑服刑人员的文化程度较低，不会说、不会写，交流只能靠猜，这样对监管安全、改造效果都有影响。”周天告诉记者，“大多聋哑服刑人员其实是愿意交流的，只是他们没有渠道，我们的手语技能就像是给他们原本封闭的小房间打开了一扇窗、一扇门。”

1986 年出生的周天是第一批接受手语培训的民警之一。他学习手语的初

无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普通人难以理解，更不能体会当意外发生时，聋哑人无法通过交流及时获取信息的恐慌与焦虑。周天告诉记者，今年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，就有聋哑服刑人员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焦虑地彻夜难眠。

黄某四十多岁，是一名聋哑服刑人员，疫情刚爆发的那段时间，黄某所在监区的民警发现，他连续几个晚上睡觉都是翻来覆去的，不知什么原因失眠了。民警将情况反馈给手语团队的民警。与黄某沟通后才弄清楚，原来黄某由于文化较低，看不懂新闻和报纸，又没法和别人交流，不知道疫情是怎么回事，还以为是被打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担心家中的父母……

“知道黄某的担忧后，我们一方面向他说明了疫情的情况，让他注意个人卫生，相信监狱的防疫措施。另一方面也和黄某的父母通了电话，询问他们的近况，并且通过手语转达了黄某父母对他的关心。”周天说，“知道父母都安全，也明白疫情是怎么回事后，黄某就安心多了，又恢复到了踏实睡觉、服刑的状态。”

衷很简单，“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了。”

当时周天负责的监组中有一名新收押的聋哑服刑人员，他对判决的刑期有异议，也由此影响服刑改造的态度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一般监狱民警会对相关法律进行解释说明。但对于这名服刑人员，周天犯了难，该怎么跟他说？

“这个服刑人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，涉及的问题通过文字表达也没法说清楚。那时我就想，要是我会手语就好了。”周天将此困惑向监狱反映。恰巧，手语团队成立，周天没有犹豫地报了名。

为了尽快解开工作中的“死结”，周天学手语相当用心，进步也很快。

当周天尝试用手语与那名服刑人员交流时，他明显感受到了对方的意外和惊喜。“我通过手语交流告诉他有相关法律规定，对方的疑问得到了解答，心态也随之改变，服刑表现也有了明显的变化，渐渐融入了改造环境。随着沟通的持续，

因为手语成了“老乡”

类似这样通过手语为聋哑服刑人员打开心结，稳固监管安全的例子并不少。有聋哑服刑人员因为没有身份证，临释无法购买火车票回家，通过手语团队与家人联系，找到身份证解决购票问题的；有身体不适需要在饮食、生活、就医等方面通过手语团队寻求帮助的；有聋哑服刑人员与其他服刑人员由于不能沟通产生误会引发矛盾后，通过手语团队“释疑解惑”，握手言和，相处融洽，维护监管秩序的；还有不会手语也不会写字的聋哑服刑人员在监狱通过学习“脱盲”，终于能写字、与他人沟通……

“手语学习和其他语言一样，需要不断练习。同时，它也有‘方言’、带‘口音’。”颜晓红和周天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点。手语团队的成员还曾“会诊”过一起因手语使用差异而引发的矛盾。

“矛盾发生在两个聋哑服刑人员之间，他们都会手语，但是却无法交流，都觉得对方做的手语自己看不懂，是对方故意欺负自己。”周天记得，当时手语团队的成员们分别轮流与他们沟通，一点点追根溯源，终于分析问题所在，“他们一个用的是我们俗称的南方手语，另一个则

他开始服从警官的管理，脚踏实地改造了。”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已有七八年，如今回忆起来，周天的声音仍带着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不过，在实际与聋哑服刑人员的沟通中，团队成员也发现了问题：比如“减刑”“假释”“积极分子”等许多监管专业用语，在一般常用的通用手语教材中根本找不到。为了更准确地表达，贴近监狱服刑生活，形成统一，颜晓红带领手语团队成员一起探索研究，在社会通用手语的基础上提炼出了 80 多个有针对性的“监狱手语”。

同时，团队还编制了特色教程《南汇监狱民警手语学习应用教材》《监狱民警手语实训与应用导入》教案和手语交流情景案例大纲，针对的都是在聋哑服刑人员教育管理中最突出、最重要、最紧迫的问题，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“监狱手语”落地生根。

是北方手语，因为表达方式不同而出现了误会。”

解开谜题后，手语团队成员对双方进行了教育和疏导。这些民警的话，两名服刑人员都是听的，因为他们“说”的在理，而且用的是他们熟悉易懂的“语言”。

“手语有时候的确就像一门方言，因为会手语，我们和聋哑服刑人员成了‘老乡’，很多道理他们更愿意听了，他们彼此在‘说’什么，我们也心里有数了。”周天说。

尽管现在南汇监狱在押聋哑服刑人员的数量有所减少，但包括颜晓红、周天在内手语团队成员们依然坚持持续这项特色教育工作。如今，手语教学已经成了南汇监狱的“基础课程”，每年有新警到南汇监狱，都会接受手语培训。

“学习手语不仅是监狱民警个人专业技能的提升，可以更好开展聋哑服刑人员管教工作，促进监管安全，同时也体现着监狱对每一类人群的尊重、关注与权益保障。”颜晓红说，“希望聋哑服刑人员能在这里感受到正能量，不再把自己划为边缘人，彻底反思、改过自新，走上对的那条路。”